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魏徵 三

明堂議

朝臣被推劾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嫂叔舅服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

賞舊左右議

與徐世勣書

諸王善惡錄序

羣書治要序

爲李密檄榮陽守郇王慶文

砥柱山銘

九成宮醴泉碑銘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一

魏徵三

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  
或同或異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  
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齊歸豎當塗膺籙未  
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  
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則仍  
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

實未宏何者夏禹哲王致美於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  
祀聖人設教夫豈徒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  
求壯麗崇飾華侈固亦致孝尊親之道因高事天之義求  
其遠趣非無深旨蓋以神本虛元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既杳冥而莫測故廣袞之度罔知夫孝因心生禮  
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  
廣其敬宣尼美歎意在茲乎自五帝迄今代有損益宮室  
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模獨虧前典文祖過土階之儉世  
宗踰卑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下以上聖之

英靈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之懽心九譯之貢既承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感自中臣等親奉德音預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大體傷於質畧求之情理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不必師古圖像備陳決之聖慮

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朝臣被推劾者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爲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於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爲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爲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

下無讐天之義至於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  
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既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  
因親疎以定制疎而不漏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  
之路論德則可大爲法則可久不失理不害義因循弗革  
切爲未允至若被推劾者期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  
初發君怒未怠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睿聖之心下申  
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爲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謹議  
嫂叔舅服議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



從天降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親疎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舅之與姨雖爲同讎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爲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預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今之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

同居者則爲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  
二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則服  
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文蓋亦  
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  
恩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  
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  
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若推  
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  
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

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宏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乎但於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禮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御宇光華再旦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遠想以爲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除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

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謹按高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眾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謹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

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漢之大啟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師諸呂稱難朱虛奮北

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囹圄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宏澤沐春風而沾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亾其未可一也旣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在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

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黥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  
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  
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  
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謹議

賞舊左右議

昔晉文反國爰議從亾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之功太  
宗兆協大橫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念潁川之  
勤此一霸三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私於一物哉  
蓋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書曰人惟求舊左右等攀附鱗

翼多歷歲年入參社稷之守出爲羈紲之僕冒犯鋒鏑契  
闊險難或力盡鞍甲恩澤莫沾或身沒戰場子孫未錄羣  
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運天門已開故攀柱之懼未  
絕積薪之歎尚深若不申此大通疑考之羣望介之推高  
潔猶未免言臣等慮不及遠輒申狂瞽伏惟深察悚慄謹  
議

與徐世勣書

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  
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萬威

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  
蹈咸陽北陵元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  
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  
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於擾攘之時感  
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  
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畧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  
英聲足以振於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  
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  
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



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

諸王善惡錄序

觀夫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啟磐石者眾矣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亾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

驕風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  
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乎  
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  
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疎遠君子綢繆  
哲婦傲很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尊典憲僭差越等  
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  
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途復諫違卜往而不返  
雖梁孝齊同之勲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  
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爲明戒可

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姿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  
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棠棣寄  
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  
求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爲藩爲翰有  
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亾也皆在於積惡故知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  
吉凶由已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  
分爲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  
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免乎太過從善則有譽改過

則無咎與亾是係可不勉與

羣書治要序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厯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朝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阜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傳聞飾雕蟲之小技流蕩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彌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

之多才運生知之睿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  
前王之所未化損已利物行列聖所不能行瀚海龍庭之  
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乎外內禔  
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  
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為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  
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  
羣書翦截浮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畧  
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政體事非一日若乃  
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亾國或臨難而

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  
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  
亾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後或大奸巨猾轉  
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作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  
亾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  
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  
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  
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徽猷于十亂著  
深誠于辭輦或傾城哲婦亾國艷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一  
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  
始古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表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  
要爲名但皇覽遍畧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  
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  
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  
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殷鑒前  
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庶宏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  
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

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矣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爲李密檄滎陽守郇王慶文

早挹芳猷未諧披展甚爲翹佇興寢增勞寒勢轉嚴比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狂嗣位多厯歲年剝削黔黎塗毒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邱酒池之荒非爲淫亂加以違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共舉義旗同翦凶虐今者屯營鞏洛開發太倉賑恤饑羸或從充健吳戈電照隸首算



而無窮冀馬雲屯宏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溱萬里俱  
來莫不期入關以亾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  
淮凡厥遺黎承風慕義唐公起兵黎

疑作

陽軍臨灞岸三

秦父老千里犒師協義同心共爲犄角元寶藏武陽興義  
卽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蘇成詠唯滎陽一郡仍獨守迷爰  
以宗盟尚疑銜璧敬陳鍼藥冀愈膏肓夫微子紂之長兄  
親實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疎然其去朝歌而處周  
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爲識寶鼎之  
遷移知神器之先改河決不可壅樹顛不可維所謂元覽

通人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只爲宿與隋朝頗有勲舊遂得預沾磐石名在葭草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允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儲忿同胞乃甚沈闕惟勇及諒咸罄旬師魏文之毒任城漢武之鳩河獻假使宗祧是一疎不間親况乃族類爲非有何疑阻王之爲臣無所獻納不能曲突徙薪除煩去惑致令四海鼎沸百姓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免大責其可得也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識幾

知變足爲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今王世充屢被摧破  
偷存漏刻段達等東都窘迫自救無聊世充朝亾彼便夕  
死又江都荒酣酒色流洒忘歸內外崩離人情怨憤上江  
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餒半粟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  
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得  
朱粲啟詞銳師百萬已破襄陽總帥熊羆沿流東下尅期  
指日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  
城援絕千里餼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才盈數百何  
以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未遙因歸雁以運

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應  
只恐禍生七首釁起蕭牆枉以七尺之形徒償千金之購  
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今貔貅百萬馬首欲東惟待王  
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衝亂舞鼓角潛鳴笑虢叔之死焉  
悲襄陽之噍類南陽守齧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獵臨刑  
之歎何晚深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

砥柱山銘

仰臨砥柱北望龍門茫茫禹跡浩浩長春

九成宮醴泉碑銘

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於九成之宮此則隋之  
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爲池跨水架楹分巖竦闕高閣  
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道躋百尋下  
臨則崢嶸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  
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至於炎景  
流金無鬱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淒清之涼信安體之佳所  
誠養神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皇帝爰在弱冠經營  
四方逮乎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功一海內終以文德懷  
遠人東越青邱南踰丹微皆獻琛奉贄重譯來王西暨輪

臺北拒元闕並地列州縣人充編戶氣淑年和邇安遠肅  
羣生成遂靈眈畢臻雖藉二儀之功終資一人之慮遺身  
利物櫛風沐雨百姓爲心憂勞成疾同堯肌之如腊甚禹  
足之胼胝針石屢加媵理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羣下  
請建離宮庶可怡神養性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  
深閑固拒未肯俯從以爲隋氏舊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  
惜毀之則重勞事貴因循何必改作於是斲彫爲樸損之  
又損去其太甚葺其頽壞雜丹堊以砂礫間粉壁以塗泥  
玉砌接於土階茅茨續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

俯察卑儉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爲大聖不作彼  
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城之內  
本乏水源求而無之在乎一物既非人力所致聖心懷之  
不怠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巳亥上及中宮歷覽臺  
觀閒步西城之陰躊躇高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  
而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湧出乃承以石檻引爲一渠其清  
若鏡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闕貫穿青瑣  
縈帶紫房激揚清波滌蕩瑕穢可以導養正性可以激瑩  
心神鑒映羣形潤生萬物同湛恩之不竭將元澤之常流

匪惟乾象之精蓋亦坤靈之寶謹按禮緯云王者刑殺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宜則醴泉出於闕庭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貢獻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東觀漢紀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之者痼疾皆愈然則神物之來實扶明聖既可蠲茲沈痼又將延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趨動色我后固懷撝挹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以祥爲懼實取驗於當今斯乃上帝元符天子令德豈臣之末學所能丕顯但職在記言屬茲書事



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典策敢陳實錄爰勒斯銘其詞曰  
惟皇撫運奄壹寰宇千載應期萬物斯覩功高大舜勤深  
伯禹絕後光前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克禍亂  
文懷遠人書契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襲琛贄咸陳大道  
無名上德不德元功潛運幾深莫測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靡謝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載無臭無聲萬類資始品物  
流形隨感變質應德效靈介馬如響赫赫明明雜還景福  
歲蕤繁祉雲氏龍官龜圖鳳紀日含五色鳥呈三趾頌不  
輟工筆無停史上善降祥上智斯悅流謙潤下潺湲皎潔

萍旨醴甘冰凝鏡澈用之日新挹之無竭道隨時泰慶與  
泉流我后夕惕雖休勿休居崇茅宇樂不般遊黃屋非貴  
天下爲憂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居高  
思墜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觀乎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猶走瞻烏  
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雄圖鬱拔  
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寓志逸風颺勢傾海岳或一  
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資以興亾楚漢由其

輕重懋功隳乎既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  
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元邃隴  
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宏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竦閩峯  
之遙構家傳餘慶明哲繼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  
則經綸秦漢其餘令聞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綏拖鳴玉者  
蓋亦耆舊未得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  
柱國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  
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功杜  
預慙其遠畧公渥注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元精稟成

形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衛府東宮千牛  
備身趨馳武帳暉映廊廡出入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  
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陵長之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機  
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  
交必一時之俊談必霸王之畧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  
峻峙天資宏亮壁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陝  
東之姬旦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  
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  
之期申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塞五

岳塵飛妖災所臻匪唯血落星隕怨讎所動寧止石言鬼  
哭轍迹遍於天下徭戍窮於海外冤魂塞宇宙白骨蔽原  
野墳壟發掘城郭邱墟萬里蕭條人烟斷絕公與楚公協  
契共拯橫流未息溟海之波幾及昆岡之火亾自道中竄  
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起豹變梁楚鳳翔鞏洛據敖庾  
而塞轅轅登太行而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  
連郡或稱帝圖王合從締交爭亾秦族者莫不驅茲青犢  
背彼黑山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  
百千數遂大開幕府肇啟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而

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義以  
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風馳六合雷駭  
彈壓趙燕振驚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煬帝同望夷之禍  
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稽顙於河朔七國之地四爲我有  
五都之所三在域中胡騎千羣長戟百萬餘馬則河洛可  
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  
華夷屬人神乏主以天下爲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  
有息肩之所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  
謀雄圖屈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

顧舉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  
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威雖未振主自爲謀蓋當世舊  
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憤憤耻  
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怏怏羞與絳灌爲伍負其智勇頗  
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瀍洛亦親承祕策率卒先行  
旣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  
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詐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  
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峯危羊腸路險降  
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旣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

山之力騅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  
七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  
詔許焉公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  
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於三令五申  
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策莫不  
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  
驥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眾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  
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  
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以名重自疑



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避難翻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  
良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  
鼙而軫慮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粵以武德二年  
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  
等或同嬰世網共涉艱難感意氣於一言託風雲於千載  
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漏山河之誓  
是以慟深纒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  
庶使神遊楚國無慙項羽之臣魂往齊都不愧田橫之冢  
乃爲銘曰

如馬唐臣猶龍周史宏道百世邁德千祀帶地深源極天  
峻峙玉種逾潤蘭芳不已成形騰氣成象降精餘慶鍾美  
惟公挺生少表奇智早擅英聲符采發越志畧縱橫隋道  
方衰始開陵長覩茲兆亂緬然長想閉關晦迹招弓莫往  
盤桓利居不嬰世網運居道消時逢改卜朱旗爰止素靈  
已哭野戰羣龍馳走原鹿競窺周鼎爭凶秦族時遭蠖屈  
運偶鳳翔劬勞百戰經營四方振蕩六合牢籠八荒始聞  
楚霸終基漢王羣雄並起莫恢王度聖人旣作皇天乃顧  
爰自東夏言遵西路來擬寶融寵逾英布爵窮五等位登

九棘帷幄參謀高衢騁力海運方遠圖南未極縱壑摧鱗  
摩天墜翼熊耳失路新安殞身長男喪楚少女留秦驚魂  
靡託反葬何因列樹松檟唯餘故人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二目錄

李百藥一

贊道賦

鸚鵡賦

笙賦

皇德頌

勸封禪表

請放官人封事

安置突厥議

大乘莊嚴經論序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二

李百藥一

百藥字重規隋內史令德林子開皇時襲爵安平公武德中授涇州司戶太宗朝累官宗正卿貞觀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諡曰康

贊道賦

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常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元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於糾纏

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爲心  
體太儀之潛運閱往古以來今盡爲善於乙夜惜勤勞於  
寸陰故能釋增氷於瀚海變寒谷於蹠林總人靈以胥悅  
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哉靈命時維太始運鍾上聖  
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宏  
祇四德而爲行每趨庭而爲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以  
周旋謨天文之明命邁觀橋而望梓卽元龜與明鏡自大  
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  
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宏道之在人豈夏啟與周誦亦丹朱

與商均既凋且琢溫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  
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  
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  
非有悅於鐘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已而  
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羣后之上未深思於王業不自  
珍於匕鬯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很動愆  
禮讓輕師傅而慢禮義狎姦諂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  
少陽之道斯失雖天下之爲家蹈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  
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省厥休咎觀其得失請粗畧



而陳之覬披文而相質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  
昌發而作貳啟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  
望以長嫡之隆重監偏師於亭障始禍則金以寒離厥妖  
則火不炎上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祧之遘喪伊漢氏之長  
世固明兩之遞作高惑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爲謔惠結皓  
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景有慚於鄧子成縱理之淫虐終  
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爭博徹居儲兩時猶幼冲防衰年  
之絕義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宏祖業紹三代之遺風據  
開博望其明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借兵

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宣嗣好儒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  
教美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韋匡終獲戾於恭顯太孫雜  
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尚傳芳  
於前典中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  
於敬愛敦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  
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  
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暨詒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  
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  
於彫弊中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感納鉅鹿之明

規竟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牀之可惜悼愍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神藝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染盛保此邦家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修致戒於京鄙鄙韓子之所賜重經術而爲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夫慚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爲盛帝堯以前哲垂裕文王以多士興詠取之以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審其檢行必宜度機而分職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

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伸諂諛競進以求媚翫好不召而自臻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於是虧我王度斲我彝倫九鼎遇姦回而遠逝萬姓望撫我而歸仁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爲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異途寃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修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象陳恤隱之言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因取象於大壯乃峻宇而雕牆將瑤臺以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凌雲以遐觀或通天而納涼極醉飽而形人力命痿蹙而身受殃是故言惜十家之產

漢帝以昭儉而垂裕雖成百里之圃周文以子來而克昌  
彼嘉會而通禮重旨酒之爲德至醉歸而受祉在齊聖而  
溫克若其酌管以致昏沈酒而成惑痛殷受與灌夫亦亡  
家而喪國是故伊尹以酣歌而作戒周公以亂邦而貽則  
咨幽閒之令淑實好述於君子辭玉輦而割愛固班姬之  
所耻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爲美乃有禍晉之驪姬亡  
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  
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監於前史復有蒐狩之禮馳射  
之場不節之以正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

心而發狂夫高深不懼胥靡之徒鞬縶爲娛小豎之事以  
宗祏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鷹犬而並驅陵艱險而逸  
轡馬有銜櫛之理獸駭不存之地猶有醜於獲多獨無情  
而內愧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貲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  
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  
監撫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  
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  
殿邃兮簾帷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鶯嬌轉  
兮相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猶允蹈而不倦極

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  
侍殊飛蓋之緣情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  
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

鸚鵡賦

嘉靈禽之擢秀資品物以呈祥含金精於兌域體耀質於  
炎方候風海而作貢備黼黻以成章繡領綺翼紅衿翠裳  
飾以朱紫間以元黃碧雞仰而寢色金鵝對以韜光亘萬  
里之重阻隨四夷而來王既逾嶺以自致亦凌江而溯翔  
開神情之聰辨發樞機而抑揚粵惟上聖先天成命在萬

物而畢覩舉四海而咸鏡仁沾草木信暨翔泳咨此鳥之  
來儀亦攝生而遂性辨方物於圖象具靈表於言詠酬對  
清敏發吐祥正實靡靡而可悅雖喋喋而無競徘徊阿閣  
容與堂皇背風雲之遐路承日月之休光聽簫韶之逸響  
味椒掖之餘芳更無歎於羅罽終懷恩於稻粱齊鵬鷗於  
一指屬鷓鴣而兩忘翠融孔質鴻鶩鶚踟應舞節以鸞回  
慕知來而鵲起先假道於朱味方徐行於紺趾配六象以  
表德參四靈而效祉庭開霧夕景淨霞空乍褰珠網始出  
金籠遊萬年於木末翫四照於花叢窺仙盤而飲露登井



幹以承風懷故鄉之遠思戀羈雌之舊侶望天衢以寄聲  
托歸飛而延佇不假物以自衛必任真於出處以薄伎而  
見知亦無憂於鼎俎不違道以飾智故忘情於所語豈止  
往來丹陛周旋玉除悅芝英之藿靡愛蓂莢之扶踈將以  
整六翮而遐逝望一舉而沖虛希九成之兆吉覬七日以  
傳書時光華而始旦歲蹉跎而遽晚彼候雁與賓鴻違風  
霜而未返嗟銜蘆以避繳恨日暮而途遠羨嚶嚶之好音  
獨遷喬於上苑仰上林之爽塏襲崑閬之重規實神祕之  
棲息萃羣飛之羽儀翔靈囿遊天池翳叢薄汎漣漪况能

言之擅美冠同類以稱奇奉皇恩之亭育將謝生而莫施  
惟一人之有慶願千載其若斯

笙賦

馬南郡天才豔發含章挺生既研精於舊史亦流悅於新  
聲佩銀章於東洛分竹使於南荆芬盛德於蘭茝獵香風  
於杜蘅縱調文於雅笛留神思於和笙客有過於郢都者  
聞結風之妙曲預高堂之歡宴拂長袖而善留絕飛纓以  
增眴重鳳翼之次羽愛鸞音之清轉請體物而味言寄風  
流於藻絢君曰懸匏出自西河奇箏生於南國山川載挺

之異班倅攄思之德固常人之所知無假言於翰墨至於  
曲引繁會之美才人妖麗之則實有動於余衷庶陳辭而  
祛惑覲傳芳於風雅將永代於刊勒客曰唯唯惟八音之  
遞作總六律而相旋徐疾短長之攸濟寒暑風雷之所宣  
清廟象功則韶武播於金石良辰歡宴則鄭衛流於管絃  
豈無求於變俗將區分而在焉於是元英變呂青陽戒律  
雲捲蕙樓風生蘭室柳佩翠而辭寒梅含香而受日始覺  
華樹鶯啼早不悟雕梁燕來疾縱勝氣之逍遙眷春光而  
怡逸命郊驛以迎賓爛華茵而促膝玉饌厲而不爽金罍

湛而將溢佳麗新妝徐步長廊風搖裙佩日照釵梁慣同  
瑯輦乍出閑房時顧步而疑進或輕臨而欲翔耀千金之  
重價婉二八而成行發繁絃於流徵動浮磬於清商舒披  
蓮於舞席散垂藻於歌牀獨仙吹之容裔將凌雲而抑揚  
見秦趙之音劣識巴渝之調下掩衆技而奪氣諒聲高而  
和寡歌狂會於楚謠詠承筐於周雅旣駭聽於吳札亦留  
神於晉野婉婉鴻驚喈喈鳳鳴或萬殊而競響乍孤嘒而  
飛聲清則混之而不濁濁則澄之而不清實當無而應有  
固虛受而徐盈舄奕多緒紛綸難狀抑之則徘徊繇密申

之則散朗寥亮始掩斂以夷靡終優游以怗悵隨流睇而  
煦愉應微噏而悽愴挫玉簫之清管息瓊璽之虛唱落遺  
轉於梁間墜纖腰於掌上既而重門半掩高宴將終飄餘  
音於霄漢過嬌韻於房櫳遠而聽之若遊鴛翔鶴嘹唳飛  
空近而察之譬瓊枝玉樹響亮從風信絕俗之神解何變  
態之無窮爾乃綺帳垂妓行散巫雲斂楚妃歎獨婉孌於  
瑤笙尚纏綿於皓腕蘇合薰兮龍燭華連理解兮鴛枕粲  
既藉寵而橫陳恣深心之秘翫懼管聲之易歇恐君愛之  
難終起長歌於清夜寄微意於春風歌曰新聲雖自知舊

寵會應移無令棗下吹變作一枯枝重歌曰爲想雍門歎  
當思執燭遊不惜妾身難再得方期君壽度千秋

皇德頌

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含吐陰陽之氣  
彈壓山川之精叶吹萬以亭育總得一而爲貞我所以誕  
膺明命大寶鴻名闕惟皇唐之獨運冠風聲之往初練五  
氣於圓蓋張四極於方輿定羣雄之逐鹿拯方割之爲魚  
在炎靈之交喪屬皇輿之敗德降薦瘡於上元恣咆哮於  
中國無小無大圖帝圖王匹夫匹婦爲蠱爲賊舉率土而

咸棄雖同舟而作慝彼獨夫之肆志何汨典而亂常固違  
道而滅德實罔念而作狂始結怨於庶黎終自絕於彼蒼  
八荒九有山潰川竭天軸且迴地維將絕文章咸盪風雅  
咸缺在忠良而必焚罄冠冕而同裂或滔天而嫁禍或觸  
山而作孽極殷區以陸沈盡漢塗而喋血天縱神武景屬  
上皇自白水而龍躍肇參墟而鳳翔在中塗而聽誦將再  
駕而翦商惟神機之獨運乃撫翼而高驤命蒼兕而臨河  
曲殺黑龍而濟冀方指牧野而大誓師鳴條而悔亡惟聖  
德之懷遠敷彝倫於絕漠在窮髮而畢冠伊左袵而俱削

戎亭虛警守大荒之外地險悉平夷中國之軼合綦會而  
作貢極遐方而獻琛薦環裘而委質候風海而歸心周八  
荒而率俾重九譯而相尋效狡狴於昧谷維神屏於鄧林  
應咸池而率舞游上苑而懷音竭寶用而咸競罄虛心而  
畢舉乍鳴觀閣時遊林籞文表仁義聲諧律呂下神雀於  
帝臺道甘泉於神渚龜書龍匣河洛將遊東鰈西鷄云亭  
載佇其餘藏山祕澤之珍撫實排虛之侶俱叶契於圖牒  
差無得而稱序昔天靈之八萬千歲姬周之三十六王蓋  
厯數之眇小曾不足以揄揚惟聖朝之期運符上帝之會



昌臣下拜而稽首獻福壽之無疆資卜年與卜厯共地久  
而天長

勸封禪表

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六宗五帝禋祀惟永  
名山大川饗禮無輟而告成方岳獨異師古自朝及野馳  
心蕩慮伏願御六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宗具斯盛  
禮聽萬歲之逸響紹千載之遐蹤

請放宮人封事

自陛下受命已來詔示天下薄賦輕徭恤刑慎獄躬行節

儉減損服御雖堯舜德音無以過此然陰氣鬱積亦恐是  
旱之咎徵往年雖出官人未爲盡善竊聞大安官及掖庭  
內無用官人動有數萬衣食之費固自倍多幽閉之寃足  
感和氣亢陽爲害亦或由茲

安置突厥議

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  
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使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惟  
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執敵則難相吞滅  
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矣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

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

大乘莊嚴經論序

臣聞天帝受無上之法景福會昌輪王致正真之道神祇  
合德是則聖人執契元化潛通至誠所感冥功斯應皇情  
西顧法海東流如開洪範之圖似得圓光之夢持綫妙典  
發金口而祕綸言書葉舊章自龍宮而升麟閣昔迦維馭  
世大啟法門懸明鏡於無象運虛舟於彼岸空有兼謝生  
滅俱忘絕智希夷之表遺形動寂之外然隨緣利見應跡  
生知震大地而萃人天放神光而掩日月百億須彌俱露

聲教三千世界盡入提封愍三毒之羶鎖矜五陰之纏蓋  
惜飛電於浮生歎懸簾於逝水八關云闢開慧識於幽途  
三乘方軌運慈心於朽宅龍興霧集神動天隨大道爲心  
望法雲而遐舉聞聲悟道漸初地而依仁遷柰苑之喬枝  
入祇園之奧室酌智水之餘潤承慧日之末光旣而稅駕  
連河歸真雙樹聖靈逾遠像教浸微大義或乖斯文將墜  
穿鑿異端分析多緒是末非古殊塗別派天親初學之輩  
尚致西河之疑龍樹究竟之儔彌深東魯之歎仰惟法寶  
盡諦無爲故經文云佛以法爲師佛從法生佛依法住豈

止研幾盡性妙物窮神出入無間包含元氣而已若夫惟天爲大寒暑運其功謂地蓋厚山澤通其氣是以姬文以大聖之姿幽贊易道邱明懷同恥之德祖述微言諸經著論俯同斯旨大乘莊嚴論者無著菩薩纂焉菩薩以如來滅度之後含章秀發三十二相具體而微八千億結承風俱解宏通正法莊飾經王明真如功德之宗顯大士位行之地破小乘執著成大乘綱紀其菩提一品最爲微妙轉八識以成四智束四智以具三身詳諸經論所未曾有可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聖上受飛行之寶命總步驟於前

王屈天師之尊智周萬物應人皇之運道照三明慈慧外  
宣神機內湛端衷而役百靈垂拱而朝萬國彌綸造化之  
初舍吐陰陽之際功成作樂既章韶舞治定制禮言動翠  
華金輪所王封疆之固惟遠芥城雖滿龜鼎之祚無窮光  
闡大猷開導羣品凡諸內典盡令翻譯摩伽陀國三藏法  
師波羅頗伽羅蜜多羅唐言明友卽中天竺刹利王之種  
姓也以得大唐貞觀元年十二月入京法師戒行精勤才  
識明敏至德隣於初果多能亞夫將聖繼澄什之清塵來  
儀上國標生遠之逸氣高步宏門帝心簡在皇儲禮敬其

博聞強記探幽洞微京城大德莫不推許粵以貞觀四年  
恭承明詔又勅尚書左僕射邢國公房元齡散騎常侍行  
太子左庶子杜正倫詮定義學法師慧乘慧朗法常智解  
曇藏智首道岳惠明僧辨僧珍法琳靈佳慧蹟慧淨元謨  
僧如等於勝光寺共成勝業又勅太府卿蘭陵男蕭璟監  
掌修緝三藏法師云外國凡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爲本若  
於此不通未可宏法是以覃思專精特加研究慧淨法師  
聰敏博識受旨綴元元謨法師善達方言又兼義解至心  
譯語一無紕繆以七年獻春之始撰定斯畢勒成十有三

卷二十四品勅太子右庶子安平男李百藥序之云爾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四十二

李百藥

十四